



圖一 宋 周密撰 《武林舊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月，詔凡內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翰林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為四圖，頒下閣門遵守，從之。」¹「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十二月，……：凡幸苑園、池榭、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於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秘閣皆預。」²由上文可知，曲宴之賞花風氣至南宋宮廷有過之而無不及，舉凡君王休憩、遊園、觀景、狩獵、設宴，皆將賞花列入極重要的活動。

《武林舊事》卷二〈賞花〉，將南宋皇宮賞花活動之華美場景、精巧裝飾、參與人事、禮制規矩與品花園林等各項細節，描述入木三分：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後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榭花木，妝點一新，錦簾綉幕，飛梭繡球，以至茵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瑞內司列肆關撲，珠翠冠朵、篋環繡緞、畫領花扇、宮窰定器、孩兒戲具關竿龍船

等物，及有賣買果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效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聚錦堂金林檎，照妝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為極盛。堂前三面皆以花石為台，三層各值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台後分植玉繡球數百枝，儼如鏤玉屏。堂內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至於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麟次簇插，何翅萬朵。堂中設牡丹紅錦地茵，自殿中妃嬪以至內官，各賜翠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金盒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沾恩賜，謂之隨花賞。……至春暮，則稽古堂會瀛堂賞瓊花，靜侶亭紫笑，淨香亭採蘭挑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圖一）

賞花活動在南宋民間更是熱絡非常，有記載之花卉品目亦是令人目不暇給。《夢梁錄》描繪宋人賞花、花品及相關節序的習俗，可謂

昨夜雨疎風驟
依舊知否知否

賞玩崇雅

南宋文人的賞花與詠花

葉淑慧

前言

宋代文學的創作是繽紛多呈的時代，詩、詞、散文、話本小說、戲曲等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尤以南宋文學中的詩、詞創作，無論是文體、藝術性及題材的表現，已臻至巔峰輝煌的時代。南宋時期的詩詞創作反映的時代內涵及社會生活面向，極為廣泛而深刻，也留下了傳唱不朽的生活文學及情感美學的作品，有愛國豪放的悲壯激昂、隱逸山林的高遠曠達、感時傷懷的懷古幽情、淒清婉約的纏綿柔情、詠史言志與托事

詠物的高雅情趣等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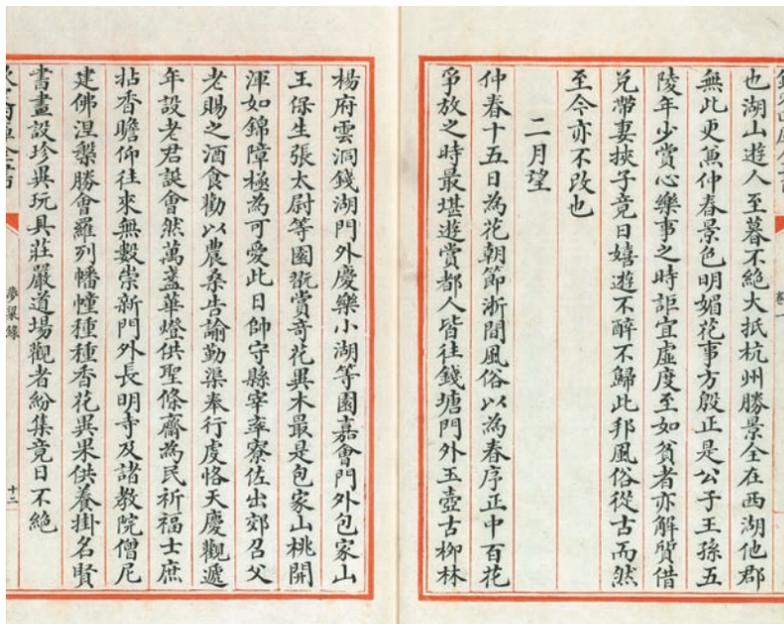
本文以宋代文人「賞玩崇雅」的生活美學為題，藉宋吳自牧撰《夢梁錄》等古籍對賞花、品花的記載，勾勒宋人惜花之生活樣貌，以及從詠花的詩詞創作中，以瞭解宋代文人的情感美學。

南宋的賞花與詠花風氣

「賞花」自古以來便受到人們的喜愛，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庶民百姓皆樂於這種休閒娛樂，中國歷史亦頗為知名的賞花故事，有唐武則天

（六二四—七〇五）雪天賞梅、擊鼓催花、貶牡丹至洛陽等傳說。宋代是一個愛花的時代，據《宋史》與《五禮通考》對北宋宮廷「曲宴」的描述，賞花釣魚宴是北宋極具特色的宮廷禮儀制度，席上常有賞花、賦詩等活動，《宋史》卷三云：「（開寶）六年（九七三），……四月丁亥召開封尹光義，大平軍節度使石守信等賞花、習射於苑中。」卷一百十三及《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又云：「咸平三年（一〇〇〇）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宴。……十二





圖三 宋 吳自牧撰 《夢梁錄》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鉅細靡遺，可概見宋人的民俗風物。較《夢梁錄》稍早，宋歐陽修於《洛陽牡丹記》〈風俗記〉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至花落乃罷。」文中呈現宋代洛陽城人，無論富貴、貧賤人家皆有插花之風俗，洛陽素有花都之稱，以賞牡丹最為著名，其花團錦簇、盛況繁華。另於院藏題為〈宋人洛陽耆英會圖〉，《宋



圖二 宋人洛陽耆英會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張約齋賞心樂事〉中也有描述，正月孟春賞梅、看新柳；二月仲春賞瑞香、杏花、桃花、千葉茶花等；三月季春觀桃柳、賞緋碧桃、觀棗棠、賞牡丹、芍藥、千葉海棠、黃薔薇、林檎花等；四月孟夏賞新荷、茶靡、橘花、青梅、長春花、紫笑、玫瑰、

史》卷三百十三述及文彥博（一〇〇六—一〇九七）以「白居易九老會」為故事背景，邀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置酒賦詩相樂，畫中梅下竝立二人偕同賞梅、品花，一小童捧大瓷瓶，一小童握梅幹作欲折狀，畫面頗富文人間風雅韻致。（圖二）《夢梁錄》卷一〈二月望〉記載：二月仲春十五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百花爭放之時，最堪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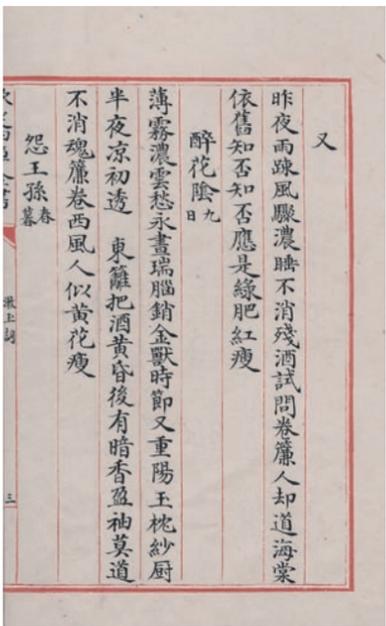
五色驚粟花等……八月仲秋賞秋菊、木樨等；九月季秋登高把莢、採菊、玩芙蓉、賞金橘等；十月孟冬賞蚤霜（陳刻蜜橘）；十一月仲冬觀枇杷花、賞臘梅、南天竺、水仙等；十二月季冬賞檀香臘梅、探梅、觀蘭花等，每歲月次皆有與賞花相關之樂事。《夢梁錄》卷五〈物產〉述及「花之品」，明文載記的花品就琳瑯滿目，詳列花品、特色、歌詠詩賦、典故等。以梅為例，〈物產〉篇描述及紅梅、臘梅、黃梅等，云：「梅花，有數品，綠萼、千葉、香梅，東坡和秦太虛有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厭倒……紅梅，有福州紅、漳州紅、柔枝、千葉、邵武紅等種，……次洪邁《紅梅韻》詩云：紅羅亭深宮漏遲，宮花四面誰得知。蓬山移植是何世，國色含酒紛滿枝。初疑太真欲起舞，霓裳拂拭天然姿……臘梅，有數本，檀心磬口者佳……周必大詠黃梅，在省次王十朋韻：化工未幻餘臘菊，先放細梅伴群玉。」

賞花活動的時令及節序與習俗

賞。都人皆往錢塘門外，玉壺古柳林楊府雲洞，錢湖門外，慶樂小湖等園，嘉會門外包家山、王保生、張太尉等園，翫賞奇花異木。」（圖三）即於乍暖還寒之早春，民衆於百花競放時節，爭相遊賞於各著名園林之間，宋之「花朝節」是繼上元節（又稱元夕）後廣受重視的傳統節日，宋人愛花之心足見一斑。（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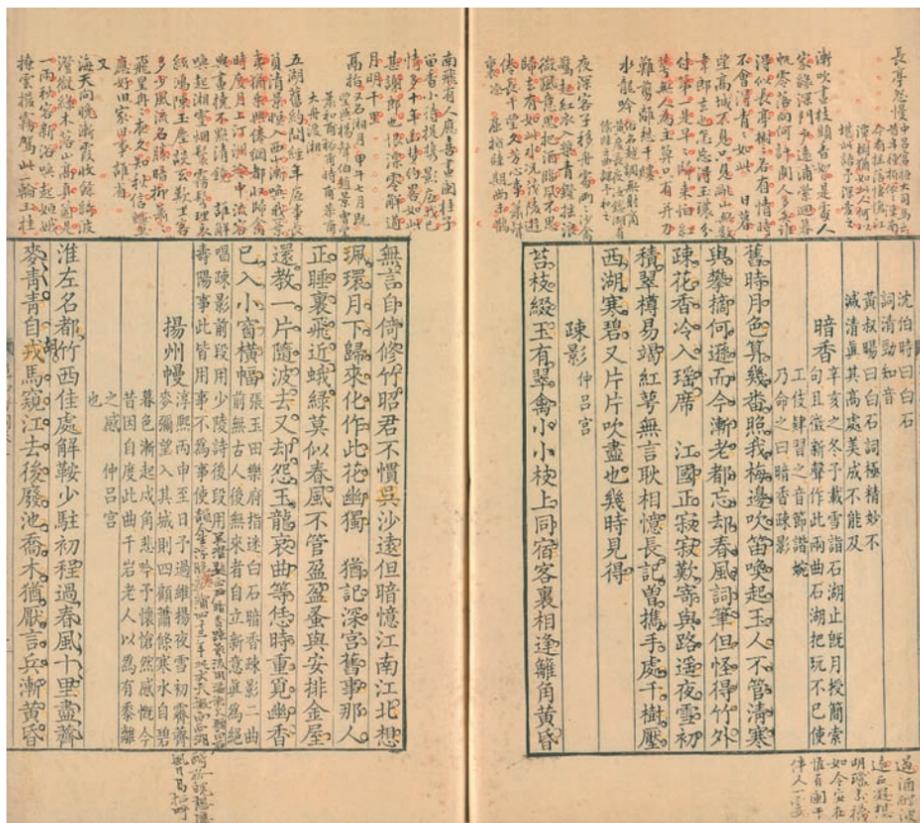
民間賞花風俗在《武林舊事》卷

有關，唐宋間十分盛行於中秋賞桂，北宋錢易撰《南部新書》云：「杭州靈隱寺多桂，寺僧雲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杭州的文人雅士風行於月下賞桂，其馨香滿市飄溢。有關賞菊，詳載於《夢梁錄》卷五〈九月（重九附）〉云：「是日孟嘉登龍山落帽，淵明向東籬賞菊，正是故事。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飲之。蓋朱萸名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年例，禁中與貴家，皆此日賞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賞。其菊有七八十種，且香而耐久，擇其尤者言之：白黃色，蕊若蓮房者，名曰萬齡菊；粉紅色者，名曰桃花菊……賞菊是九九重陽時節的重要活動，凡園苑、寺院、市店及民宅，皆置菊賞玩，此日人們也將菊花瓣、茱萸瓣，浮於酒飲用，藉著賞菊之雅事，文人士大夫間常以詠花彼此唱和酬贈。除這類應景的雅性活動，於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三記載：「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真、蘇養直同賦……同一



圖五 宋 李清照 《漱玉詞》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年間居山野詠梅的絕句詩：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卜算子·詠梅）
聞道梅花圻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
（詠梅）
（卜算子·詠梅）是作家處於人生谷底、落寞時期之作品，自喻如生長於荒僻渺無人煙的野梅，自開自落，倍受冷落，藉著「斷橋」、「黃昏」、「風雨」襯托愁苦的心境，然而雖化碾為塵泥，仍散發出縷縷清香。而其絕句詩，作家以「一樹梅花一放翁」，更加強烈傳達作家願幻化為千億株梅，自論品格之清高。



圖四 宋 周密輯 《絕妙好詞》 清雍正三年項氏怡園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沈仲彥先生捐贈

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註二）時有特定或非特定時節、以及聚集於不同園林間的「賞花會」，其活動形式藉賞花並能賦詩詞以詠花，是文人間的休閒雅趣。

南宋文人的「詠花」詩詞

宋人賞花、愛花、也歌詠花。黃文吉先生認為「詠物」風氣與理學發達有關，宋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愛觀察自然界中的萬物，於是「詠物詩」於宋朝大為興盛，影響所及，許多花鳥草蟲皆能入詞。（註三）詠花詩詞的花卉題材非常多樣，菊、梅、荷、海棠、木犀（也稱桂花）、牡丹等等最令文人喜好，於《夢梁錄》卷五〈物產〉所描述的宋人市井間的花品及文人對花性、姿態、典故及詩賦歌詠，琳瑯滿目不足以形容。

詠花之於文人，有幾層意涵：其一，文人以花之形態寫自身所代表的形象或所處的情境；其二，以花之品相投射文人的審美意趣；其三，以花之風格神韻顯示文人之品格風韻。（註四）是故文人詠花之高妙用意，往往「不取形而取神，不用事而姿態、氣質，而發揮作家「詠物言志」、「托事詠物」精神上的隱喻或象徵性的意義，反映漂泊無依的孤寂際遇，或抒寫動蕩時局中高遠的人格

而姜夔的〈暗香〉與〈疏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詠梅詞，張炎於《詞源》贊許此二詞「皆清空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其詞在意境上有月色笛聲、花光人影，融成一片冷艷清幽之美，造成詞境清恬淡雅，以梅自喻孤冷、高雅之心境。（註六）（圖四）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暗香〉·上片）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吳（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下（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疏影〉·上片）

詠菊

除詠梅之外，詠菊、詠荷與詠蓮最能清楚感受宋文人的好尚清雅之興趣。菊是秋花之代表，最早引菊為知己者為晉陶淵明，後人引此典故，有隱逸山居田野之「隱君子」意涵，亦重其「高情守幽貞」（見陸游《劍

操守，尤於南宋將它與「詠史」融合而成，使作品具有深沈的歷史感，如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二〇）、辛棄疾（一一一四〇—一二〇七）、姜夔（一一一五—一二二二）、吳文英（一一二〇〇—一二六〇）等名家作品。（註五）詠花詩詞浩如煙海，南宋詠花名作不勝枚舉，囿於本文篇幅，僅就其中一二列舉，以供賞析。

詠梅

宋代文人詠梅、愛梅蔚然成風，愛梅者多鍾情於其「耐寒」，梅與雪、月所交織而成的清雅高潔境界，以及如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梅譜》序所云：「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疏瘦與老枝怪者為貴」，梅以其冷淡清幽、而不著艷色的風韻，獨自暗香、孤冷地綻放枝頭，被寄寓品格上的高雅玉潔，並有時序上即將帶來的春光報喜的底蘊，幾乎所有文人皆為之吟詠，傳世有《梅苑》、《玉壺梅花三百詠》等多種作品集。南宋陸游詠花詩詞者眾，其甚愛梅、詠梅，更以梅自喻，其代表作為〈卜算子·詠梅〉以及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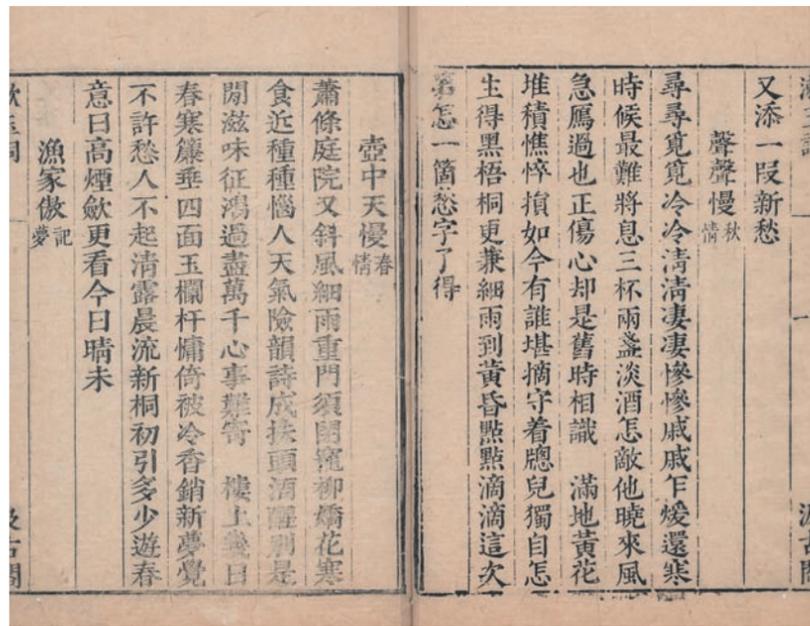
南詩稿》卷十九詩）之品德。李清照的詠花作品受人矚目及喜愛，常以梅、菊之形態自擬形象，尤表現其人生不同階段的心境與情感，青梅、白菊是少女的清姿麗影，如〈點絳脣〉的「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及〈多麗·小樓寒〉的「微風起，清芬飄藉，不減餘釀。漸秋闌，雪清玉瘦，向人無限依依」；春梅是少婦的幸福香凝，如〈漁家傲〉的「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殘梅是少婦的風雅韻致，而黃菊則是晚期的寂寥凋零。以詠菊而言，其代表名作〈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似（比）黃花瘦」（圖五）及〈聲聲慢〉：「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圖六），詞中的「黃花」即菊花。前詞表現作家重陽佳節深闌懷人的寂寞愁悶與悲涼，以道出自甘素淡、不求濃艷之高雅情操；而後詞則以滿地的黃菊花瓣，自比心境如冬天將至的菊花，憔悴而不堪摘損，堆砌詞境淒清而綿長的黯然神傷。



圖七 清 倪田 摹李清照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胡家源先生捐贈

其風骨；而後詩亦有相似的人生感慨，自喻如繁紅盛開的海棠淪於「荒蹊野徑間」，自歎失位而猶見芳骨。
 (註七)

詠餘醺、桂花
 其他吟詠之花品，如餘醺（亦作「荼蘼」）、桂花，前者開於晚春，而後者開於仲秋之際，皆花小佈滿枝芽而香氣凝人。而餘醺更以滿遍的雪白而顯高雅，引發詩人酌酒、品茶縹緲間的想像，極富浪漫，有的詩人因愛梅亦移情於愛餘醺；但亦因開花於春末，是一種傷感的代表，喻年華、青春即將逝去，反應必然惜花之情。院藏有摹李清照像，圖畫中女詞人持餘醺，表現些許悵然之神傷。（圖七）詩人楊萬里於〈餘醺〉詩云：



圖六 宋 李清照 《漱玉詞》 明天啓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詩詞雜俎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詠荷
 詠荷作品如楊萬里（一一二七—一二〇六）的〈昭君怨·詠荷雨〉詞及〈小池荷葉雨聲〉詩，詩詞格調一致，白描並鋪陳飄渺空靈的虛實景物，以水銀比喻「池荷跳雨」的逼真形象，筆調清新活潑。
 午夢扁舟花底，香滿西湖烟水。急

又添一段新愁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鴈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燈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柳橋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 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欄杆慵倚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詠荷

雨打篷聲，夢初驚。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還聚。聚作水銀窩，瀉清波。（〈昭君怨·詠荷雨〉）
 午夢西湖泛煙水，畫船撐入荷花底，雨聲一陣打珠簾，驚開睡眼初攀鬆，乃是池荷跳急雨，散了真珠又還聚，幸然聚作水銀泓，瀉入清波無覓處。（〈小池荷葉雨聲〉）

詠海棠
 詠海棠始於晚唐，而於宋代可謂異軍突起的新貴，宋代至今知曉的名作家無不詠之，詩詞常創作於即興的「海棠花會」以及「秉燭賞花」的雅事時，北宋蘇軾〈海棠詩〉著稱，云：「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及「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暉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南宋陳與義（一〇九〇—一一三九）、陸游、范成大、劉克莊（一一八七—一二六九）等人都擅於詠海棠，海棠因其風韻而有「花中神仙」之稱號，以其葉茂、花豐及枝柔而超群絕類。於陸游《劍南詩稿》卷四〈成都行〉云：「成都海棠

以酒為名卻誇他，冰為肌骨月為家。借令落盡仍香雪，且道開時是底花？
 白玉梢頭千點韻，綠雲堆裡一枝斜。休休莫斷西莊柳，放上梢頭分外佳。

詩中將花比為千朵香雪，白玉千點綻放枝頭。而詠桂花，楊萬里有首〈月桂〉詩，直稱桂花「不是人間種，移從月裡來。廣寒香一點，吹得滿山開」，而范成大筆下的桂花亦從月中飛來，其〈次韻馬少伊木犀〉云：「月窟飛來露已涼，斷無塵格惹蜂黃。織纖綠裏排金粟，何處能容九里香？」將賞花與民間的節序相結合，譜上神話般的綺想；而李清照〈鷓鴣天〉說桂花「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迹遠只香留」，在閑靜淡雅中，見其飄香留韻。

結語

本文藉由宋代文人間之「賞花」與「詠花」風氣，述及南宋「賞玩崇雅」的生活美學，賞析文人吟詠創作的詠花詩詞，介紹文人筆下的梅、菊、荷、海棠、餘醺及桂花等花形與花格，以「托事詠物」投射作家的

十萬株，繁華盛麗天下無。青絲金絡白雲駒，日斜馳遠迎名姝」；楊萬里〈二月十四日晚起看海棠〉云：「除卻牡丹了，海棠當亞元。艷起紅白外，香在有無間」；而范成大〈賞海棠〉詩亦云：「燭光花影兩相宜，占斷風光二月時。但得常如妃子醉，何妨獨欠少陵詩」，以上作家們以「賞花」之姿，繪述其姿態及風韻，其富貴甚於牡丹出自天姿，又如醉妃幽獨於高燭、花影間，足見海棠與「富貴艷色」及「高格卓群」皆能沾上邊。

除詠海棠花形、花氣，亦由花之形象及所處環境，推及作家所面對的人情世態。其中，陳與義〈春寒〉詩云：
 二月巴陵日日風，春寒未了怯園公。
 海棠不惜胭脂色，獨立濛濛細雨中。
 又如劉克莊〈海棠次熊主簿梅花十絕韻〉詩云：
 幾樹繁紅映碧灣，字蘿山下見芳顏。
 分明消得黃金屋，卻墮荒蹊野徑間。
 前詩寫作家的自身遭遇，因倉皇逃離北方故國，自喻如海棠孤高而獨佇於「濛濛細雨」中，君子固窮，但仍顯

生世態與感慨，是時代下的生活文學亦是生活美學的體現。南宋是「詠物詩詞」極為盛行的時代，詠花是極大宗的創作，透過這些作品，我們彷彿走過他們生活的浮光掠影，併一窺作家的審美意趣及閒情逸致，詩詞創作呈現技巧的藝術性與題材的豐富性，對後世的文學創作產生極大的影響，今人讀之、賞之亦能獲致人生幾許的共鳴。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 蕭翠霞，《南宋四大家詠花詩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2年。
- 黃文吉著，《宋南渡詞人》，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民74，頁78。
- 許伯卿，〈宋代詠物詞的發展脈絡〉，《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頁141-147。
- 張映光，〈論李清照詠花詞中的自我形象〉，《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1卷第5期，頁104-108。
- 同註3，頁141-147。
- 張巍、劉虹利，〈姜夔對周邦彥詠物詞的繼承和突破〉，《沈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6(1)，頁123-126。
-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宗風》，台北：萬卷樓，2004，頁109-147。